

田迎五 编著

第
胡同
名人
录

北京出版社

K820.81/3

串胡同会名人

田迎五 编著

北京出版社

R15A45 10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串胡同会名人 / 田迎五编著. —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3.10
ISBN 7-200-05035-0

I . 串… II . 田… III . 名人—胡同—北京市
IV.K820.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8370 号

串胡同会名人

CHUANHUTONG HUIMINGREN

田迎五 编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恒智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

635 × 965 毫米 16 开本 14 印张 15 千字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6000

ISBN 7-200-05035-0

K · 529 定价: 32.00 元

图片摄影：张承志 于润琦

曾 励 许延增

丁幼华

责任编辑：李晓波

装帧设计：粒 子

责任印制：李文宗

前言

北京的胡同是神奇的，因为它的存在是民族象征的体现；北京的胡同是神秘的，它的神秘感在于它所深藏的文化蕴涵。

在20世纪的前五十年中，北京城的面貌依旧，可生活在几千条胡同中的人们却经历了一场亘古未有的沧桑巨变。如果我们在这些胡同中一一探寻出那些当年的名人志士留下的或大或小、或长或短的生活足迹，那就会感到这些表面上灰不秃秃——甚至是颓门败墙的胡同放射出熠熠照人的光彩，就会感到这些寻常巷陌和屋舍体现出神圣与不朽的灵性与诱人的文化芬芳。还有一些“名人”——他们属于历史上的“反面人物”，了解他们在北京的胡同里留下的遗迹，无疑也会增加我们的文化知识。

作为一个从小在北京胡同里生活过，少年后则远居新疆的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人，能够在有生之年，通过自己的辛勤求索，深深地沉浸在对旧梦的追寻中，一次又一次地走进一条条古老的胡同，去领略、接近、了解、感知甚至是触摸生活在半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以前的各类名人当年在灰墙陋巷中留下的一段生活、一点心曲、一声欢笑或是一声叹息，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与幸福。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胡同情结吧。

老田

2003年1月4日

目 录

翁同龢东单二条待见维新青年	1
老佛爷聊闲话吓死胡同旧人	5
张之洞白米斜街从容临终	8
李连英落魄黄化门、扎堆儿看出殍	12
陈宝琛东四六条、灯市口触景生情	15
大佛寺西街住过的公主和太妃	18
张勋翠花胡同玩火丢辫走人	22
郭宝臣唱京梆子火爆京城	26
辜鸿铭住椿树胡同故事多	29
朱益藩秦老胡同当大义遗老	33
王士珍堂子胡同当“薰龙”	38
屯绢胡同住过的皇师伊克坦	42
黎元洪住东厂怪事贼多	45
芳嘉园胡同飘出的隆裕太后	51
霍元甲驻足西半壁街	55

赛金花住前外生死有情	57
庄士敦为张旺胡同添景	62
吴佩孚什锦花园死抗日本人	65
秋瑾与吴芝瑛菜市口结谊	69
珍、瑾二妃与粉子胡同	72
齐如山住裱糊胡同的故事	78
袁克定大栅栏耍横居仁堂挨训	82
徐树铮东交民巷钻箱出逃	87
张宗昌住“石老娘”净招小娘	90
施今墨东绒线胡同一住六十年	94
蔡锷棉花胡同从容应变	97
阎锡山羊肉胡同挨涮	100
金少山摆谱鲜鱼口、病死椿树上二条	103
张自忠旃檀寺孝敬老娘	107
胡适住米粮库只见生客	110

黎锦晖斗鸡坑办音乐会	113
刘喜奎居谢家胡同誓不媚世	117
梅兰芳住过的胡同	120
郝达夫什刹海痛失爱子	125
燕子李三鹞儿胡同折翅	128
何思源锡拉胡同大难不死	132
郑振铎煤渣胡同交挚友	135
李苦禅“客串”洋车夫王府井“犯葛”	138
老舍小羊圈胡同中的少年人生	141
谢冰心魂牵中剪子巷	144
小凤仙在北京留下传奇	147
蒋兆和竹杆胡同结丹青姻缘	151
沈从文银闸胡同和郝达夫结谊	154
司徒乔在孟端胡同当“白薯画家”	157
斯诺夫妇在盔甲厂胡同的激情岁月	160

帽儿胡同走出的末代皇后	165
大小白玉霜天桥结缘	170
萧红二龙路遇爱说不	174
聂耳住珠朝街当“京漂”乐人	179
李云鹤东安市场登台、沙滩小住	185
袁世海在胡同里当小戏迷	189
侯宝林住过的胡同	191
白杨走出东弓匠营胡同成大腕	193
大卫·季德泪别前毛家湾	197
新风霞住天桥老舍登门	201
赵燕侠从白薯摊儿捡回个师傅	205
李敖记忆中的北京生活	208

翁同龢东单二条待见维新青年



翁同龢

(1830—1904)。清末大臣。字叔平。江苏常熟人。咸丰朝状元。光绪皇帝师傅，后成为帝党首领。1849年入朝，1898年被开缺回籍。

老田：说起东单大家都熟悉，可说起东单牌楼来大多数北京人就得摇头。为什么？耳生呀。其实，东单原来就叫东单牌楼，只不过那里的牌坊（俗称牌楼）早在1926年就拆了。原先那个牌坊上题的是“就日坊”三个字，所以那时候的东单牌楼大街，也就是今天的东单北大街，也被人称为日坊北大街。

胡博士：顺着这条大街路西由南向北数，依次有东单头条、二条、三条胡同。现如今，头条早已并入东长安街，二条并入了东方广场，只有三条还在。所以有些细心人还在犯嘀咕：怎么东单光有三条，不见头条、二条呢？

老田：别看老胡同们不在了，可胡同里名人的故事依然活着。比方说在二条胡同里住过的翁同龢老太师爷吧，他的奇特经历可以用经学大师俞樾写给他的挽联里的两句话来概括：

白傅一篇醉吟传，缘图两代帝王师。

胡博士：而他的文采风流可以用汪鸣銮敬献的挽诗中的四句来形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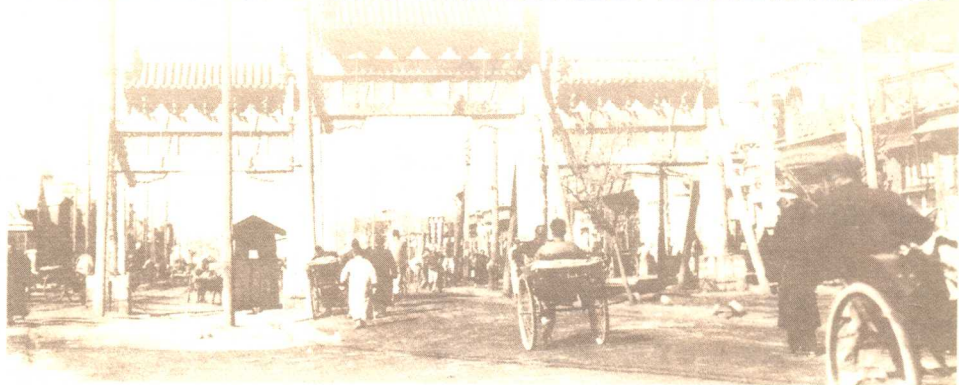
黄扉归去白云身，翰墨流传自有神；
千载是非君莫问，即论八法亦传人。



老田：近几年来，史学界对两代帝师翁同龢老先生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已经出了几部专著了。台湾史学家庄练把翁同龢列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之一，认为他是最复杂、最典型的谋略人物。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他和他的父亲翁心存一样，不仅都是两代帝师（翁心存是道光、咸丰的帝师，他是同治、光绪两代皇帝的帝师），而且还都执掌过军机大政，在朝廷内忧外患的紧要关头，都有过非凡的建树和功劳。

胡博士：史学家们认为，翁同龢入主皇帝师傅，学问人品上佳自是题中应有之义，而老佛爷能把自己惟一的皇帝儿子同治交给他，自然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那就是翁老夫子“吕端大事不糊涂”，在权力斗争的重大关头，政治上能和老佛爷保持高度一致。也就是他把历代皇母垂帘的史实汇编成册，为老佛爷长达四十多年的垂帘听政提供了理论根据。其他还有像给老佛爷讲《治平宝鉴》，为老佛爷立光绪为皇帝提供祖制样板，绞尽脑汁为老佛爷筹集巨款修园办寿典等等，都可看做是儒家文化核心中的一个“忠”字在翁老先生灵魂和人格上的集中表现。

老田：历史学家们还说，如果仅仅看到翁老先生对老佛爷“忠”的这一面，而看不到他在政治生涯中积极用世和在寻求救国救民途径中所做的呐喊与抗争，那将是大错特错。中法战争中，他奔走呼号，主张抗战；甲午战争中，他是主战派的第一号人物，在民族危难之际，他第一次向老佛爷说“不”，力谏停办六十寿典，还说服光绪，全民抗战；在割让台湾问题上，他与大臣们辩论竟日，力



主宁多赔款，也决不割台；他还用平生最大的热情，亲自为光绪拟定了变法诏书，成为当之无愧的帝党领袖，“中国维新第一导师”。

胡博士：翁老先生自从道光二十九年（1849）随父第二次入京后，直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开缺回籍，在北京几乎生活了半个世纪，留下的故事是很多的，但这些故事几乎全是在皇宫里发生的事，具体说到发生在自家中和街巷中的故事则很少流传下来。可就有一件事，因为它和发动“公车上书”的康有为有关而流传了下来，而且至今还在被人称颂。那就是他在1895年6月的一天，屈驾到粤东会馆走访康有为的事。

老田：那一天，翁老先生退朝回家，由户部主事、康有为的同乡陈炽带路，坐着马拉轿车，以一品大员的高贵身份，屈驾走访住在宣武门外粤东会馆的六品工部主事康有为。碰巧康有为外出未归，翁老先生只好返回二条胡同的家中。康有为下午归来，知道翁老大人来找自己，真是受宠若惊，于是立马赶到翁宅去回拜。老夫子见康有为到来，高兴地把他请进书房入坐。他对康说：与君虽新见，然相知十年，实如故人也。康也表达了对翁的“久怀仰慕之情”。两人在书房内就变法问题长谈了好几个钟头。康有为把自己比作日本的维新志士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而把翁比作三条美实等拥护天皇、赞成维新的元老重臣。交谈中，康有为详述了列国并争、非变法不能立国的道理，翁老夫子一边听一边不住地点头表示赞同。临别时，康有为送给翁老夫子两本自己写的变法著作：《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



东单一、二、三条
位于东城区西南部。东起东单北大街，西至王府井大街。东单一条、二条今已不存。





考》，以及几次上书光绪帝的奏折抄本。翁老先生当夜就将它们浏览了一遍。

胡博士：翁老先生当年已经六十六岁了，为了探求挽救国家危亡的道路，对年轻的康有为这样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确实令人感动。他的这种态度给了维新派以极大的鼓舞，他们以这次会晤为契机，加快了同帝党官僚的来往。在康有为的推荐和影响下，梁启超、谭嗣同、林旭、杨锐、汪康年以及黄遵宪、容闳等人先后到翁宅拜访了翁大人，翁大人也同他们交换了“改革弊政”的看法，充分肯定了他们的“济世之才”。可以想见，当年维新志士们在黑暗中苦斗的时候，东单二条胡同的翁宅给了他们多大的鼓舞和慰藉呀！

老田：翁同龢1904年在老家常熟虞山病逝后，他的许多门生故旧对他非常怀念。1920年6月13日是翁同龢诞辰90周年，由他的门人孙雄发起，有吴昌硕等二十多人参加，在北京陶然亭举行了一个纪念会。会上宣布成立“瓶社”，并编辑出版了《瓶社诗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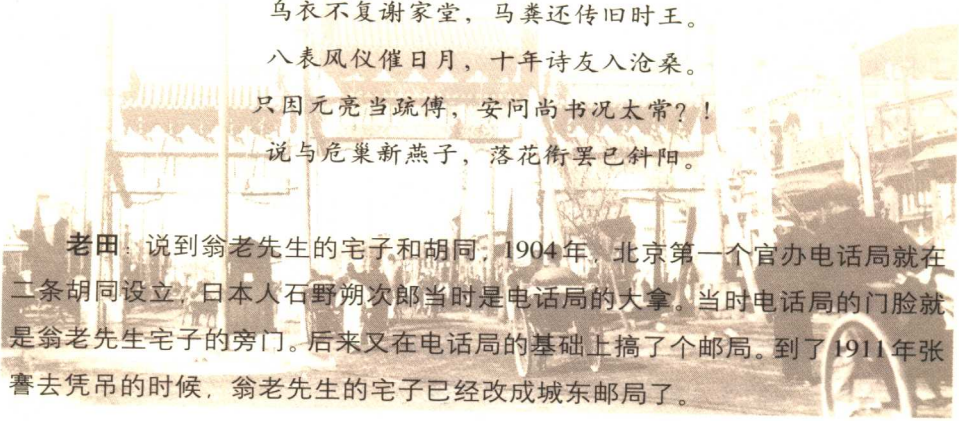
胡博士：对恩师怀念最深的莫过于张謇了。在翁同龢被免职回乡的几年中，他前去探望了三次。翁老先生逝世后，他对恩师的怀念与日俱增。宣统三年正月（1911年2月），张謇以江苏立宪公会副会长的身份赴京请愿，要求请政府立行宪政。在京期间，他特意到东单二条胡同翁老先生的故居凭吊了一番，追寻旧时踪迹，缅怀先师当日风仪，还赋诗一首：

乌衣不复谢家堂，马粪还传旧时王。

八表风仪催日月，十年诗友入沧桑。

只因元亮当疏傅，安问尚书况太常？！

说与危巢新燕子，落花衔罢已斜阳。



老田：说到翁老先生的宅子和胡同，1904年，北京第一个官办电话局就在二条胡同设立，日本人石野朔次郎当时是电话局的大拿。当时电话局的门脸就是翁老先生宅子的旁门。后来又在电话局的基础上搞了个邮局。到了1911年张謇去凭吊的时候，翁老先生的宅子已经改成城东邮局了。



老佛爷聊闲话吓死胡同旧人

老田：东城的锡拉胡同，原名叫锡镞胡同。锡镞是什么玩艺儿呢？它是古人用锡和铅做成的一种合金，就像今天的焊锡之类的东西，是用来焊接金属器皿的，所以说这条胡同里原先是为朝廷做金银、铜器活儿的地方。后来大概是嫌这个镞字忒难写又难认，慢慢就叫成了锡蜡胡同，到了清光绪年间又改称锡拉胡同了，倒是越来越“简化”了。

胡博士：从清末到民国，在锡拉胡同住过的名人不少，像光绪二十五年（1899）发现甲骨文的王懿荣就住在这条胡同内；袁世凯在朝廷里当外务部尚书、军机大臣、内阁总理大臣时也在此巷的西口住过。不过，他两人和老佛爷慈禧太后比起来名望可就小得多了。要聊老佛爷，还得先从她爹惠征说起。有些人说了，慈禧在咸丰元年（1851）入宫的时候，惠征是安徽宁池太广道的道员，那慈禧小时候大概是在安徽长大的吧？其实看看她爹的为官经历就可知道慈禧小时候的成长之地了。她爹的为官生涯大部分是在北京度过的，而慈禧1835年11月7日很可能就出生在北京，而后又在东城的锡拉胡同度过了她的幼年时光，她也算是个地道的满人京妞吧。

老田：慈禧家族属叶赫族，这个部族是被努尔哈赤率兵灭掉的。因为祖上结过仇，所以叶赫族虽说是满州八大世家



慈禧太后

（1834—1908）。清咸丰帝妃，同治帝母。同治、光绪两朝实际统治者。叶赫那拉氏。满族。1851年被选入宫。1861年咸丰帝死，其子载淳（即同治帝）六岁即位，被尊为太后。她与恭亲王奕訢发动“北京政变”（亦称“祺祥政变”），杀死辅政大臣肃顺、载垣与端华，垂帘听政，统治中国达四十七年。






锡拉胡同 位于东城区西南部。东起王府井大街，西至东黄城根南街。因明清时此地有锡灯、蜡台作坊而得名。明朝时称锡蜡胡同，清宣统时称锡拉胡同。

之一，可是并不太吃香。惠征的仕途开局并不太顺利。道光十一年（1831）他在朝廷中当了个笔帖式，到道光二十三年才好不容易爬上了吏部一等笔帖式的职位。笔帖式是部院衙门里的低级官员，主要是搞些抄抄写写的文书事务。这个官儿的官衔虽不高，可由于经常接近大官儿，所以得到提拔重用的机会也很多。惠征钻营有道，道光二十六年已经充任吏部主选司主事。两年后，调升吏部检封司员外郎。道光二十九年更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年头。二月，他被道光圈定为京察一等，由吏部引见，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闰四月初升任该司郎中，兼任工部宝源局的监督。没过两天又被任命为山西归绥道的道员。短短的一个多月内，惠征连升三级，由一个五品的员外郎一跃而成为正四品的道台大员，真是官运亨通，飞黄腾达。咸丰元年，咸丰皇帝奕訢第一次挑选八旗秀女入宫三年，惠征的女儿兰儿（慈禧乳名）年方十六，是道员之女，符合应试条件。经过惠征的一番张罗，兰儿入选，封为贵人，于咸丰二年五月，即1852年6月进了宫。惠征是在咸丰二年二月调任安徽宁池太广道的。他上任后就大肆捞钱，太平天国义军一到，他因携带饷银印信逃到镇江避难而被朝廷罢了官。慈禧进宫刚一个月他就病死了，终年四十九岁。所以说，他女儿的“光”他是在死后多年才在阴间享受到的。十年之后的同治元年（1862），慈禧当上了圣母皇太后，按清朝祖制，外戚受封，惠征就被追封为三等承恩公，赐谥端恪。

胡博士：十六岁的叶赫那拉氏兰儿当年坐着一辆蓝篷



骡车走出锡蜡胡同去应试，这可是决定她一生命运的关键一天。按规定，选秀女每日选看两旗，共有千把号人。这么多人，这么多车，都要按年龄大小先后排定次序，年幼在前，年长在后。每辆车上都要挂上两盏灯作为标识。天还未亮，备选秀女们已来到了神武门外，下车，排队行至顺贞门外等候太监点名叫人。叶赫那拉氏和其他四名少女排成一排，走进大殿，在帝后们挑剔审视的目光下接受挑选。凡被选中者，就被留下名牌，俗称“留牌子”，每个名牌上都写明是某人某官之女，多大年龄，那一旗人等个人资料。回到锡蜡胡同的叶赫那拉氏心情一直是紧张不安的，可她终于接到了复选通知，经过第二次入宫参加复选，她又被选中了。复选时被选中的秀女，入宫后如果得到皇帝的封号，就是内廷主位了。叶赫那拉氏得到贵人的封号是咸丰二年二月十一日，当时她的家里肯定是一片欢腾景象吧。这年五月，兰贵人就坐着皇宫派来的轿子，欢天喜地地离开了锡蜡胡同开始了她走向执掌朝政的“老佛爷”的漫漫征程。

老田：说到这“主儿”，她还给咱老锡蜡胡同留下个故事。当年她在家当小姑娘奶奶的时候，发初覆额，伶俐过人，常常挎个菜篮走出胡同，到附近一个油盐店去买东西。店主人和她混熟了，有时候就伸出粗手，去捏一捏这位天生丽质的姑娘奶奶的鼻子玩儿。这在当时也很正常，因为满族人家的“姑娘奶奶”不像汉族贵族人家的大姑娘、小媳妇有那么多的封建礼教束缚着，她们在公共场合敢于大大咧咧地说话办事，也是京城“一景”。当时慈禧也就是十二三、十三四岁的样子，她和店老板谁也没往心里去。以后，慈禧入了宫，就再也没到这个小铺里来过。时隔二十多年之后，慈禧的娘家人进宫去给她请安，老佛爷在和弟弟闲扯的时候，顺便问了几句店主人的近况，也没说别的什么。可这话很快就从一个管家的嘴里传给了店主人。店主人一听可吓得六魂无主了，他想，要是老佛爷记他的仇，那还不满门抄斩呀！越想越怕，竟一猛子就扎到井里去了。他的家人也连夜逃出了北京城，躲到乡下老家去了。后来等着风声过了，才悄悄溜回来。

胡博士：老掌柜的这叫歪脖子看戏——斜眼瞧人。人家老佛爷在宫里滚打了几十年，还能老把那点儿屁事儿记在心上？





张之洞

(1837—1909)。清末大臣。字香涛，又字孝达，号壶公，又号无竞居士。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同治朝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内阁学士等职。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在英、德支持下大办洋务，成为后起的洋务派首领。

张之洞白米斜街从容临终

老田：什刹海的东边和北边有两条斜街，一条是东起地安门外大街，南至地安门西大街的白米斜街，它是自东北向西南倾斜；另一条是东起地安门外大街，西至小石碑胡同的烟袋斜街，它是东西斜形走向。这两条斜街虽挨得不远，得名却大相径庭。烟袋斜街旧时有很多经营烟具的店铺，其中“同台盛”和“双盛泰”两家店铺因为曾为慈禧太后洗过烟袋锅子而闻名京城。当年这些经营烟具的店铺，全在店门口高悬着乌木杆的烟袋作幌子招徕顾客。据说，有一家店铺的烟袋幌子最为惹眼，烟袋杆全长一米五，黑杆金锅红里，烟袋斜街因此得名。可是说到白米斜街呢，虽说在明代即有此名，可却查不出旧时买卖、存贮白米的记载。《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里说：“有白米寺，今无考。岂地以寺名欤？”您看，连古人都考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说白米斜街的得名至今还是个谜。

胡博士：白米斜街虽与白米无缘，可却与清廷的一位重要大臣张之洞有缘，这可给白米斜街带来了不少故事。张之洞的故居就在白米斜街北侧，至今大体完好。说到这个老头儿，当年有人写了这样一副对联来讽刺他。

起居无节，号令不行；
面目可憎，语言无味。